

行走的风景中的光与色

一位画家的写生日记

二等奖 作者:付志强

对于一个风景画家来说,外出写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各种有趣的、困难的事,我在这里聊一聊我写生中遇到的事。

外出写生必备——防晒用品

2013年9月底,我们几个同学(尚波、悲法和尚、石夫传、刘晓华等)先去了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白羽平老师和其他同学后到。那是我第一次到右玉,也是第一次到那么远的地方写生,因此考虑得很不充分。我们到右玉时,已有几个画家先到了,其中有油画院的秦焱,总参老干部局的颜伶。吃饭时,看秦焱老师脸黑黑的,鼻子、脸颊红红的,而鼻子特别红,有些滑稽。当时我还奇怪,秦老师的脸怎么了?此时,我还不知右玉县太阳的厉害!只是带着一顶普通的单帽,几乎没有遮阳效果。

过了两天,我洗脸时觉得脸颊、鼻梁生疼。一照镜子,自己的脸也变滑稽了——鼻子、脸颊都红红的。我这才知道自己被晒伤了!在写生中,尤其像在右玉这样的高原,平均海拔1400米,高的地方到1800米,而夏、秋两季特别晒!经常遇到一些老师给晒伤了,有的还比较严重。后来,与秦焱老师聊起此事。当时他晒伤已很厉害了,鼻子、脸已开始往外渗血了!所以,外出写生一定要做好防晒。这里建议一下,大草帽虽不洋气,不起范儿,但是防晒效果很不错!

一月份在右玉画雪景——冷!

我一直很想画右玉的雪。

2015年1月20日,看右玉的天气预报,得知右玉下雪了。我给北京的蓝京华打电话,问他去右玉画雪景吗?京华说“去”。26日,我们在宋庄集合,开着他的标志汽车就往右玉奔。一路上还算顺利,但在快到右玉的高速上,就有些个别路面有积雪,车有些打滑。到右玉时,已是晚上八点多。一下车,便觉得不是一般的冷。第二天起来,一出房间,啊!自己的脸皮一下子紧绷了起来。冷风吹过来就像小锥子扎在脸上。知道右玉冷,我上身穿了两件羽绒服(一大一小)、羽绒裤。但还是被这冷风的风立时就给冻透了!

早饭后,京华去启动车,楞是打了几次火才打着。车载温度计显示,当时气温是零下27度。这是我第一次身处零下27度啊!我们拿着相机先在城里拍了些照片。九点左右,京华开着车说是去个地势较为平缓的地方画画,雪不大,但进山不安全,于是往农家沟方向去了。

走到一个村子附近,京华说:“忘了打开雪地模式了。”打开雪地模式后,好家伙,车子侧滑得更厉害了!更麻烦的事来了,车子一往前就自动刹车,挂上倒档吧,也是给刹住。折腾了半天,气得京华也不用雪地模式了,慢慢开吧。我指着在我们旁边刚开过的面包车,调侃道:“你看,人家几万块钱的面包能呼呼地跑,也没看着绑防滑链。”京华不说话,小心翼翼地开着车。

到了农家沟,景不错!开始画吧。往调色板上挤颜料,颜料冻得很硬,挤不动。京华说:“放到地上用脚踩。”哦,这办法果然不错!

京华用丙烯画,最后,京华的做法证明:他白画了!为什么?画上去之后,就给冻住。拿到车上,温度高一化冻,颜料全流了!让人心疼啊!

哈哈,京华倒是挺乐观,他说:“不是说贵在体验和经历嘛。”我画了两张画,当时,画一会儿,人就跑得跑一跑暖和一下。颜色干得拖不动画笔,只好多用油。

姜萧——你怎么绿了?

2015年清明节期间,王本起老师说沂水有一个基地邀请他去画画,问我去吗?条件是一周管吃住,留一张画。我问:能带上朋友吗?他说,行!于是,我想起了姜萧——我大学同学,一个宿舍,上铺的兄弟。毕业二十多年后,这小子发了!他对车有偏好,有两辆悍马:一辆H2,一辆H3。自从与姜萧联系上后,他时不时给我打电话。我常怂恿他重拿画笔,找回当年对艺术的追求。这小子,当年是我们班色彩第一。张望老师曾鼓励他画国画,也画了两天,他说:觉得画国画,没有画油画的那种感觉——色彩。

一跟姜萧说,他正好有空,便答应一起去。另外同去的还有舒龙海。画了两天,龙海家有事先回了。到那里,基地是简陋了些,但老板很热情!我们几个分别住下,第二天早上五点多一些,姜萧就来闹我。起来一看,这小子脸色有些不对啊,脸怎么绿了?他一脸痛苦地说:“腰疼,昨晚吃得不好。”就这样过了两天,有一天晚饭后,他疼得实在受不了,我们就去了沂水县城的医院。

到了县医院,只有急诊室有个大夫,还是内科的。说拍片子得第二天。没办法,我们只好打道回府。路上偶然看到有一家小骨科门诊,有病乱求医,我们决定试试。最后,医生给开了几贴膏药,先看看效果。

过了一天,姜萧说去沂南找一好友孟岩。到地儿后,孟岩把我们安排在一个条件较好的宾馆。姜萧到了宾馆后,第一件事便是洗澡,洗着澡他就里面嚷嚷起来了。怎么回事呢?原来这老兄喜欢裸睡,而基地的被褥掉颜色,把他给染绿了!而且是全身都绿了!再加上腰疼,把他给吓坏了!后来,回济南一查,姜萧是推间盘突出。

再后来,姜萧报了研修班,进步很大,还入选了几次全国性的展览。他常对别人说:是付志强让他重拾艺术,远离了吃喝,远离了打牌!

(作者单位:山东省北镇中学) (文章、标题有删改,请扫码阅读全文,或登陆滨州网阅读“我的音体美故事”专题文章)

“工会医疗互助杯”·我的音体美故事 (优秀作品选登)

俺庄春节 闹玩艺儿

一等奖 作者:耿兴义



过去,在我们鲁北农村,人们习惯把春节文娱活动叫“闹玩艺儿”。这是多少年来形成的习俗了。不论年头好歹,不管年丰年贱,闹玩艺儿是“必须的”。虽然乡亲们自嘲为“穷开心”“穷乐活”,还调侃“黄狗爬在墙沟里,不猫,装欢”。但一旦哪个村没有锣鼓、唢呐、丝竹之声。把年过成了“聋子”“哑巴”之年,不仅遭到本村人的不满、抱怨,就是邻村的群众也看不起,送你一句“全村没有一个治事的人”,这还是好听的,厉害的会甩上一句“阖庄就没有一个站着尿尿的!”

春节闹玩艺儿是节庆群众性的自娱自乐,田野村夫,满头高粱花子的泥腿子庄稼老粗,既没有名人高师指点,也没有工夫排练,那玩艺儿闹得能好到哪里,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俗话说:“自己扎花自己戴,自家的孩子自己爱。”乡亲们年年如此,却照样玩得开心,看得乐活。

那时闹玩艺儿都是演像“王小赶脚”“小姑贤”“井台会”这类传统的小型地方吕戏。随着年代和形势的变化,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村排演了一出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戏——“夺印”。这是一部成本大套,多人物、多场次的大型现代剧目。这类时装戏,对我们这个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村而言,不只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简直就像现在的农村建筑小包工队在城里承揽了一项盖高楼大厦的大工程。况且那时的农村由于受旧思想的影响,闹玩艺儿全是大老哥们一统天下。扭秧歌、踩高跷、跑旱船的场子,那么广阔,唱戏的戏台扎得那么宽大,也没有妇女的站脚地儿。本来庄小户少,稍打打驴,去了一半,对演员不仅没了挑选的余地,就是把庄里的另一“半天”的批皮瞎眼、歪瓜裂枣,不管茅子土婆都敢摆上滥芋充数,还捉襟见肘哩!

不用说了,闹玩艺儿的女主角全由大老哥们演了。人们常说,人是衣裳,马是鞍,台上的戏角儿靠装扮。大老哥们反串女角,演传统古装戏靠浓妆艳抹、行头打扮还可以掩饰,但演现代戏就纸里难包火了。尤其再让长年累月接受风吹日晒、粗手大胳膊捶捶把子的庄稼汉反串女人,那形象,可真有点滑天下之大稽了。就更别提一张嘴,那粗嗓门破锣似的大嗓门了。

有句老话,演戏不像,不如不唱。就为演“夺印”,单那剧中的几个女角色,就把搅头(称闹玩艺儿的负责人或导演)土角儿叫难为得够呛。记得剧中有一个反面女角色叫兰菜花,如按传统古装戏装扮,以“小姑贤”中刁氏这类丑旦的扮相就行了,但现代戏中的兰菜花毕竟不是旧社会的恶婆婆,虽然土林叔在演员的挑选

和妆扮上费了心思,但烂石堆里终究找不出璞玉,朽木更是难雕成器,就是把一个五大三粗、黧皮拉草的庄稼大老哥们打扮成当代社会的半老徐娘,土林叔那个上心啊,每次出场不是上瞅瞅,就是下看看,摸摸头饰,扯扯衣裳。有一次演出,为使这一角色更女性化,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更性感些,他竟别出心裁地从家里拿来了两个棒子面饽饽,揣进了角色的胸前,以突显兰菜花那丰满性感的乳房。但演员的動作太张扬,一不小心,两个饽饽竟从身上滑落下来,闹了个就地满场滚,这被台下跟着主人看戏的一只大黄狗看见了,立马窜上台去,也不顾主人的极力阻拦,叨起饽饽冲到台下,逃之夭夭了。这一情景,引起台下全场一阵爆笑,真没想到,土林叔的良苦用心,竟闹了个弄巧成拙倒个大夹袄的笑话。

我记得还有一次,那年村里演吕剧“王定保借当”县官审讯王定保的第四场就要开幕时,扮演赵县官的希顺哥在后台突然不见了。这下可把土林叔吓坏了,常言说,救场如救火,急得土林叔在后台抓天擦地地喊啊,此时希顺哥因拉肚子正蹲在后台一旁的茅房里呢。听到喊声,他心里说,“坏了!”也顾不上肚子疼了,立马起身提上裤子,心急火燎地跑到后台,大声喊了声“升堂!”就急当马活地出场了。正冠、撩袍、落座后,对着跪在案前的王定保手持惊堂木在桌上一拍,原本的台词是“堂下,姓氏名谁,家住哪里?”只因慌里慌张地急于上台,武二郎敲鼓蒙了点,竟脱口说出了“王定保,你叫什么名字?”这突如其来的发问,使扮演王定保的二秋子打了个愣怔,幸亏二秋子生性机敏幽默,立马答道“大老爷,你是问我的小名(乳名)吗?”希顺哥这时也已镇静下来了,立即答道:“正是。”“大老爷,我叫二秋子啊!”一个拖长音叫板,伴奏响起,化险为夷。戏照常演了下去。一场极为尴尬啼笑皆非的窘状,在希顺哥和二秋子灵活机智的应对下,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而且是天衣无缝,妙趣横生。

回忆起那时春节闹玩艺儿,不管外村和本村的演出,经常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瑕疵和纰漏。但善良、淳朴、热情、宽厚的乡亲们,从不下台起哄、叫叫好、喝喝彩、拍巴掌,别说向台上扔东西了。总是善解人意的体谅说,庄稼玩艺儿嘛,演得不赖。闹玩艺儿所营造的节庆气氛,给人们带来的开心乐活就够了,至于那些破绽、瑕疵,倒成了乡亲们流传至今,茶余饭后,乐此不疲的谈资、笑料和“佳话”哩!

(作者单位:滨州市滨城区秦皇台乡政府) (文章有删改,请扫码阅读全文,或登陆滨州网阅读“我的音体美故事”专题文章)

十多年以前,刚从乡镇调到县城时,我算是帅哥一枚的。一米八二的个头,一百八十斤的体重,不敢说是文质彬彬,但起码还算对得起身边同事和朋友。那时不懂得羞臊是怎么回事,我就这么任性自以为是着。也忘记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血压一直在正常偏高的位置上打转转了。几个医生朋友不约而同地嘱咐我说,“平时一定要多注意身体”。

我总觉得自己身体相当棒,血压偏高也无甚大碍。记得有次到某市出发,路过一家知名火锅加盟店,当地朋友介绍说,这家火锅店有时搞活动,二百斤以上的胖子可以免费吃自助餐一次。我还洋洋自得地想,我要向体重二百斤这个目标发起最后的冲刺,有朝一日,能和朋友们一同出游,来到这家火锅店中吃五喝六,痛快淋漓地吃一顿免费的大餐。

不知不觉中,我的体重先是突破了190斤,继而又突破了200斤大关。当然,随着体重的不断增长,我的血压也随着增高。做医生的姐夫建议我,先吃上一段时间的降压药看看效果,同时格外强调我要去锻炼。那个夏天,我随了晨起的人们,到操场和广场上锻炼,并且小有成效。两个月,我的体重减下来20斤左右。

就在减肥成功,沾沾自喜的那段时间里,室外几乎天天雾霾,为了安全起见,我停止了晨练,晚上又和朋友们胡吃海喝起来。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我的体重恢复如初。这时,懒惰开始占了上风,妻子的责怪对于我来说,犹如对牛弹琴,无济于事。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再次减肥的,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我的各项体检指标全部达到临界标准,二是身边已经有五位四十岁左右的同事突发脑血管疾病,其中两人不治身亡,三人成为植物人。

以前人们经常说,困难像弹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为坚定减肥的信心,我从2017年9月起,每天早晨坚持四点多起床,去县城中间的山上锻炼,野山枣紫亮,喇叭花鲜艳,盘山路蜿蜒,锻炼的人们有的慢跑,有的快行,来往穿梭,已成一景。妻子教育我“管住嘴,迈开腿”,表哥教育我“有银子,有金子,不如有个好身子”。有这么多的人在关心我,鼓励我,我还有何理由不去坚持呢?就这样,我天天上山跑上十多里,或者二十里,我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又将体重减下来十斤。

去年国庆节期间,明集镇举办了“中国体育彩票·明湖杯”半程马拉松和迷你马拉松全国邀请赛,吸引了全国各地1800多名马拉松爱好者参与其中。除年轻人以外,还有部分老人、少年、残疾人 and 外国友人。而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在我看来,减肥的过程不重要,有减肥的决心和毅力才最重要。人生除了用知识和能力充实自己外,我们更应用顽强的毅力和足够的时间珍视、保养我们的身体。人生只有一次,人生需要品味,但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身体,才能优游闲岁月,潇洒度时光。

(作者单位:邹平开发区魏桥创业集团总部) (文章有删改,请扫码阅读全文,或登陆滨州网阅读“我的音体美故事”专题文章)

二等奖 作者:范廷伟

减肥记



文章详细内容扫码观看

十年摄影路 一片为民情

2007—2017年,一转眼,我从事新闻摄影工作已走过十年。

十年间,我拍摄了3000多张新闻图片,保存照片的U盘就有10几个。其中,我在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农民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民族报》《大众日报》《滨州日报》等各级新闻媒体上发表的累计有1000余张。

这十年,我通过新闻照片留存珍贵资料,传播正能量,结交朋友……照片,以她独有的新闻传播视觉讲述着阳信好故事。

这十年,我背着相机走遍了阳信大地,用照片记录并见证了“中国鸭梨之乡”的发展变化。摄影,不仅是工作,它俨然已是我的精神之家。

这十年,我利用新闻摄影推介阳信工业农业产品,宣传先进典型人物事迹,报道各行各业创新经验做法——小相机能产生大能量。

我从从小就幻想自己有一部相机,但是直至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才第一次与它亲密接触。当时,我按捺不住蹦跳的心脏,反复揣摩,不断尝试。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几天我竟然无师自通。2007年10月的一天,我的新闻摄影处女作发表在《滨州日报》上。

此后,我一发不可收拾。抓拍、策划、追踪拍摄,一年365天我几乎每天都在钻研新闻摄影。10年如一日,这其中的困难、辛苦也只有自己知道。为了抓拍好照片,裤子划

破了,鞋子磨烂了,双手冻紫了,这是常有的事,甚至头还磕了个大包。

恐高的我曾经冒着三级大风,顺着梯子爬到近10米的高处拍照扭秧歌的村民;夏夜夜晚为了拍金蝉爬出,我曾经趴在梨树下的湿地里1个多小时。记得2013年4月19日下午,大雪不约而至,我踩着没脚的积雪在万亩梨园拍照,在新闻的高度采写突如其来的大雪对正在开花的梨树产生多大的影响。当晚,顾不上吃饭,来不及换掉早已湿透的鞋子,我一头扎进办公室挑选照片,配文字说明,上传稿件。第二天,该新闻图片在《大众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得以刊发。

10年来,我采访拍摄的人物达到了四位数,遗憾的是竟然没找到一张自己拍照工作时的照片,生活照也少得可怜。

10年磨一剑,我不禁自问,是什么力量鼓舞着我毅然奔跑在新闻摄影路上?我想,除了工作的责任,还有一份沉甸甸的为民助民责任,当然这两者是不能分割的。

10年摄影,我拍摄新闻图片的主战场在农村。主角有村支书、“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美德村民、农村老师、农村学生、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以及新农村新环境、新风尚、新气象,还有农业生产等等。

回想10年新闻摄影路,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一定要用照片打动人心。我一直坚守着一个习惯,就是把被拍摄者的电子版照片发给他(她)自己,算是对人家配合我采访拍摄的小回报。这也是在用照片与群众交流,交友,打动他(她),以后要是再采访拍摄就容

易多了。10年中,我用新闻图片打动了许许多多群众。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杨广和、高守海两位忘年交朋友。

杨广和是滨州市都熟悉的“回民活雷锋”、全省岗位学雷锋标兵,曾荣获山东省“五四青年”奖章。我给杨广和拍摄新闻纪实照片已经整整9年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身为奥运火炬手的杨广和主动放弃出租车生意,义务宣传奥运精神。当时,我在阳信县委宣传部新闻科刚刚工作了一年。领导把宣传杨广和这项工作交给了我,从此我不间断地宣传“活雷锋”杨广和。9年来,我为杨广和拍摄了大约200张新闻图片。为了更好地传播正能量,我目前正在整理新闻摄影图片展览《杨广和学雷锋》。

高守海作为山东省农村优秀文化人才,是阳信县有名的新闻人物。我与高守海结识也是缘于新闻采访,从2011年至今我给他拍摄了100多张新闻图片。高守海从编排秧歌舞,到说唱大鼓书,再到编写普法(廉政)“顺口溜”小报,我都用一张张新闻摄影图片真实作了记录。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10年新闻摄影路已成为过去,今后无论是否从事新闻宣传工作,通过新闻摄影增长的知识,结交的朋友,锻炼的思维,将指引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上一往无前。

(作者单位:中共阳信县委宣传部) (文章有删改,请扫码阅读全文,或登陆滨州网阅读“我的音体美故事”专题文章)

二等奖 作者:林世军



摄于2015年10月内蒙古清水河县北堡乡。



在零下27度,我画出了右玉的雪景。